

人生路上

海鸥曾经不孤独

扶建邦

前些年,或许是与海结缘太深的缘故——当海军时与海浪、海鸥朝夕相处的岁月,使我忍不住提笔写下了一组《海鸥赋》的散文。那些如大海般鲜活的精灵,至今仍在我的心里盘旋。

海鸥是天空的诗人。它眷恋阳光在浪尖碎成的金箔,沉醉于月色为海面铺就的银纱。它追逐暴雨中翻腾的墨云,也停驻暮色里安详的礁石。那双永不疲倦的翅膀,从初生绒毛的雏鸟时期就开始书写飞翔的宣言:细嫩的羽翼在无数次与海风的搏击里,渐渐淬炼成能劈开暴雨的弯刀——

所有关于远方的想象都带着彩虹的釉色。最初是鹅黄,像母亲哺食时轻触我喙边的温柔;而后是雪白,在暴风雨夜裹住我战栗的羽茎;最刺目的是那抹猩红,永远凝固在那个薄暮——当猎人的箭矢撕裂空气,母亲腹部绽开的底花在林间下了一场红雨。那时我才懂得,生命最原始的底

水云游

从五彩滩到鳄鱼山

张春燕

眼前的这片海滩,像一幅在海风海浪中展开的画卷。北海涠洲岛五彩滩,是造物主以奇崛浪漫的画风,向世界奉献出的独特风景。五彩滩以前叫芝麻滩,因海滩上布满黑色小石粒,形如撒遍芝麻而得名。但五彩滩的色彩不止黑色,而是由黑、红、褐、蓝、绿、灰、白等多种颜色组成,犹如硕大的调色盘。海潮退去,海滩上大大小小的水坑,镶嵌着白色贝壳的火山岩,还有众多被青苔和海藻镶上花边的火山石,在阳光下闪着多彩的光。在这里,你可以看到无数双望着天空的眼睛,无数双留在大地上的脚印,以及如被天神之斧切割出来的山岩,给人以无限想象。

外表与五彩滩不尽相同,却同样以海蚀地貌和火山遗迹为看点的鳄鱼山公园,从高空俯视,像一只硕大、曲身的鳄鱼。在这里,火山喷发口的特征更突出,火山遗迹更多。面对深幽神秘的海蚀洞“龙宫探奇”,为涠洲岛招财纳福的“金蟾赠宝”,形神毕肖如动物汇聚的“百兽闹海”,海水亿万年“搭建”的神奇通道“海蚀拱桥”和海蚀平台,对着游客嘟嘟卖萌的海蚀崖“猩猩侧颜”,以及适合情侣表白的“海枯石烂”等景观,让你恨不得循着时光隧道一路逆行,看看它们为什么会长成今天的样子。

干练精瘦,能背诵诸多诗歌的业余诗人沈导游,把我们带到一个叫情人崖的地方。据说这里是某位名人专程来此求爱的地方,不但有景观别致的海蚀崖,还有满滩各具形态的珊瑚。沈导游让我们在海滩上用心寻找,讲一定会发现不一样、代表自己“地老天荒”心愿的珊瑚。我找到了一块形状像蘑菇上面镶嵌有几十朵镂空花朵的小珊瑚,还有一块形状像纺锤外层被石英砂包裹着的圆润珊瑚,以及外形像月牙、似蝴蝶、如玉坠的珊瑚……因为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保护的需要,这些珊瑚不能带走,我让它们留在了我的记忆和手机相册中。

沈导游告诉我们,改革开放前,涠洲岛的居民主要从事香蕉种植、珍珠养殖和打鱼等工作。最近二三十年,随着岛上文旅综合开发和海上油气田建设,岛内居民就业围扩大了,收入来源增多,日子越过越好,作为业余诗人的他,写了上千首赞美家乡的诗。“晓看朝霞晚踏浪/晚风吹呀夜微茫/海岛静啊浪花唱/仙岛生海上……”就是他的快乐心声。我建议他将这些诗作整理出来,配上音乐、图片,制作出涠洲岛诗画宣传系列,将所从事的职业与业余爱好结合起来。

游涠洲岛,让我想起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写的诗《阳江避热入海,至涠洲,夜看珠池作,寄郭廉州》,其中有句:“日射涠洲郭,风斜别岛洋。交池悬宝藏,长夜发珠光。”心里不由得生出相似的感慨。



烟波渺渺间 徐红晖 摄

色从来不是朝霞的绚烂,而是血管里灼烫的岩浆。

战舰离开军港的那个早晨,我站在舰尾甲板上,又看见码头上那个穿着红裙子的熟悉身影。我明白,有些告别,连大海也会为之沉默。咸涩的海风突然变得沉重,像深水炸弹般拽着翅膀下坠,那声悠长的汽笛在海天间呜咽,泪水滴进尾流翻腾的浪花。

远航第三日,舰队遇见伴飞的海鸥群。它们时而掠过桅顶的猎猎海军军旗,时而俯冲掠过炮管,时而俯冲进舰艏劈开的浪谷。最勇敢的那只总飞在领航右舷,它的翅尖几乎要碰到我的观测镜。当暮色降临,整支舰艇编队亮起航行灯,那些白色的身影便成了移动的星座,与雷达屏幕上闪烁的光点共同绘制着海图。

成长的调色盘渐渐变得复杂。我的羽尖沾上了莫测的颜料:风暴来临前海水的铁灰色、渔网中鱼儿垂死翻腾的



雏菊扶疏 陈峻锋 摄

晚晴

端午

(外一首)

黄德杰

四海飞舟竞渡,
八方锣鼓相邀。
旗展风动声威壮,
桨飞浪翻气势豪。
赛龙夺锦标。

龙舟乘风破浪,
鲲鹏振翅凌霄。
你追我赶齐奋进,
华夏儿女共弄潮。
辉煌在今朝。

夏日感叹黛玉葬花

花开花落本无意,
春去夏来任随之。
何必伤春惜花谢,
银滩嬉水正当时。

生活漫笔

与猫散步

琬琦

清晨,我与我的猫上在楼顶散步。

我们坐电梯到顶楼,再走一层楼梯,就到了楼顶。楼顶清静,不像一楼及小区花园人来人往。我的猫,在它小的时候,我还不太懂猫的习性,没有及时带它出去进行社会化训练。如今它已经快一岁,完全像一只有成年猫了,偶尔带它下楼,见到人,听到异响,它就会害怕。猫害怕得样子像小孩,会返身扑向我,抱着我的大腿,试图往上爬。抱它起来,它会紧紧地抱着我,忘记了自己爪子的锋利,就想抱得再紧一点。这时安抚它,它已经无法安静,只有赶紧抱着它,躲到无人的角落,它才会慢慢放松下来。

从猫行为学的角度,这是近乎应激了。它害怕的样子很可怜,当然,我也可怜,它会在我的皮肤上留下抓痕,即使隔着衣服,也会疼。隔一段时间不带它出去,又觉得它被这窄小的70平方米的笼子囚禁着,渐渐失去了活力。听说猫也会抑郁的。当我心情低落的时候,看见猫像一只母鸡一样蹲在地上,眼神迷茫,我就担心它像我一样抑郁,就想带它出去走走。

楼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到处横七竖八地拉着一些晾衣绳,但上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,还没到洗晒的季节。楼顶的地面并不平整,有的地方有隔热层阶砖,有的地方没有。单元楼与单元楼之间,会有如同分界线一样的地梁。燃气管道和其他一些不知名的管子顺着地梁走。有一段短暂的台阶通往电梯机房。顺着楼梯间外墙,有白色的排水管。高高的围栏下面,有排水孔。还有一些废弃之物:养残了的绿植,晒了许久被遗忘了的玉米棒,乔迁新居时挂在门口的桂枝柏叶,装过鸡的笼子。

这些都成了我的猫眼中的新世界。它贴着阶砖嗅着那上面干枯发黑的青苔,脸上露出有点猥琐的沉沦表情。猫行为专家说,这是猫在收集信息、分析信息。猫的嗅觉比人类敏感1000倍,它们识别环境更多是靠嗅觉。与一只猫散步,我总觉得比陪蜗牛散步更有耐心。猫有它自己的标准。某个地点需要多长的时间去研究,是无法预料的。同样,它要转移地点也很突然,会猛地一蹿,差点把我手中的牵引绳挣脱。它无法像一只狗一样屁颠屁颠地跟着主人的节奏走。在我与猫之间,它更像主人,我只能听命于它的节奏。

在楼顶上散步了几次之后,我的猫似乎淡定了一点。那些陌生的气味渐渐在它的脑子里形成一点印象,它开始像在家里一样从容地巡视了。一身虎斑纹,胸前有一块三角形的白色围脖,四蹄都是白色的,后腿像套了两只白靴子。这使它走起路来显得既有威严,又很轻盈。也许在它眼里,这一片楼顶也成了它的领地了。

但是它仍然害怕声音。比如我踩到一块松动的瓷砖,它发出了刺耳的叽呱声。比如它自己踩到一片干枯的桂叶,那“咔嚓”的破碎声。比如今天早上突然飞临围栏的两只小鸟。

我的猫被这些声音吓了一跳,第一反应就是想逃跑。在我的安抚下,它停下来望向声音来源,慢慢变得安静。我因此想,一只猫对这些东西有没有一点形而上的思考?它有没有想过小鸟的来处或者去处?

我的猫只是望着那两只小鸟在栏杆上热烈地对话,并没有显露出捕猎的欲望。也许,它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唤醒身体里的狩猎本能。也许,作为一只从小被圈养的家猫,它已经遗忘了很多本能。

寻常事

一把年纪

叶广宇

父亲向来自律,尤爱讲规矩。

一次,一老者来找父亲。父亲正在屋后的小房里忙着烘焙木杓(一种用松木制成,带柄、空心半球形的舀东西的工具)。我跑去告诉父亲说:“有个一把年纪的男人要找你。”那时候,我刚读小学三年级。“一把年纪”是我新近学到的一个新词,以前常说“一把柴”“一把草”“一把青菜”,想不到年纪也能称“一把”,于是心心念念的要运用它。

客人走后,父亲对我说:“这个老人的确是‘一把年纪’,但千万不要当着人家面说,那是对人极为不敬,知道吗?”我口里说“知道”,但心里很不明白,于是问父亲为什么。父亲说:“那是规矩,知道吗?无规矩不成方圆,告诉你不能说的就不要说。”无规矩不成方圆,这个我是知道的,老师也老是这样说的。但老师会解释、说明为何要这样,为何不能这样。

父亲看到我不服气的样子,便说:“反正是规矩,我读的书少,一时解释不清楚。你花心机读书,将来一定会明白。当然,你也可以问问你的老师。敢问不?”

我咬了咬嘴唇,不作答。

父亲笑着说:“门槛狗。看你就敢问。”

门槛狗,是我们乡下的俗语,比喻某人胆小得像狗一样,只在门槛内嚷嚷,出到门外就夹着尾巴不敢作声了,是一句奚落人的话。在课堂上,从来都是老师提问我的,我真不敢向老师请教问题。这一点,父亲真做到了“知子莫若父”。被父亲无意奚落后,我无力反驳,只有默默地走开了。

此后,我就没说过什么人“一把年纪”了,尽管并不知道为何。在读过的书上,也没有发现关于“一把年纪”的解释。这个疑团就这样一直在脑海里积压着。

参加工作领到第一个月工资,我买了本《笑林广记》,看了《笑话一把》一文,心中积压了十多年的那个疑团终于得以消除。原文是这样记载的:“秀才年将七十,忽生一子,因有年纪而生即名‘年纪’。未几又生一子,似可读书,命名‘学问’。次年,又生一子。笑曰:‘如此老年,还要生儿,真笑话也。’因名曰‘笑话’。三人年长无事,俱命入山打柴。及归,夫问曰:‘三子之柴孰多?’妻曰:‘年纪有了一把,学问一点也无,笑话倒有一担。’”

读完此文,我恍然大悟:原来说人“一把年纪”,即意味着嘲讽人家“学问一点也无,笑话倒有一担”啊!难怪父亲不许我说人“一把年纪”了,原来出自这里。父亲肯定没有看过此文,但他交游广、阅历多,应是听什么人说过其中道理,于是便认了这个理,立了规矩,自己遵守,也要孩子遵守。

我把短文念给父亲听,父亲说,“对啊对啊,就是这个道理。”我说,你当年为何藏着掖着不跟我解释一下呢?父亲不好意思地说,我没记全,只记住了道理,怕说错了。

野趣

鹭鸶田野

项丽敏

小满清晨,看到一片正在翻耕的水田里,白鹭、牛背鹭、池鹭携家带口,欢度节日般聚在一起,围着它们的老朋友——和耕牛差不多大小的犁田机,飞起飞落,享用着老朋友从泥下翻出来的美味点心。

近处有一条可容一人行走的田埂,我踩着田埂向鹭群所在的水田走去。怕惊动它们,我走一段就停下,过一会儿再走,慢慢靠近。

此时的鹭群对人类不像往常那样疏远,警觉地保持着安全距离:挽着裤腿的农夫就在它们近旁,鹭鸶安之若素。对鹭鸶来说,农夫和犁田机一样,是值得它们信赖的老朋友。

我走到水田边,蹲下,鹭群有所警觉,有几只飞到远一些的水田里,观望片刻才又飞回来,落在伙伴们中间。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过鹭鸶,这让我欢喜又忐忑,担心稍有不慎惊扰了它们。

太阳出来了,田间弥漫着薄薄白白的雾气,刚犁开的泥土黝黑油润,有着让人安心的皱褶,在初升的日头下泛出陶质的光。鹭鸶是天生优雅的鸟,即使在一起进食也保持着优雅的风度,没有争抢,也不发出声音,吃饱了就静静地站在一边,梳理羽毛,做日光浴。

一只纤细幼小的白鹭发现了我,带着颇为好奇的神情,伸着细长的脖颈,一会正脸看看我,一会又侧脸看看我。这大约是第一次跟随鸟妈妈出来觅食的幼鹭,身上透露着不谙世事的稚气。被幼鹭盯着看的感觉,与被幼儿盯着看的感觉相同。那是一双还没有沾染尘埃的眼睛,通透,清澈。在这样的目光面前,我内心充满温柔,又有一种敬畏,仿佛面对一尊小小的神。

幼鹭身边站着两只披挂蓑羽的白鹭,神态像是幼鹭的家长。蓑羽,是成年白鹭的装饰羽,作为美与健康的象征,在繁殖季到来时被它们披在胸前、肩颈和后背,到了冬天,为了节省能量,就收藏起来(美丽是消耗能量的)。中医讲究“冬藏夏放”,大自然中的生灵深谙此道。

饱餐过后,鹭鸶们在阳光里亮开双翅,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。有几只白鹭开始跳“抖蓑舞”,将一身硕长洁白的蓑羽蓬松开来,有节奏地抖动,再抖动。顷刻,一团银白色的光晕将白鹭笼住,是名副其实的“自带光环”啊。鸟类都爱惜自己的羽毛,日常最重要的事大概除了觅食,就是羽毛的清洁与护理了。白鹭的“抖蓑舞”就是它们清洁羽毛的方式。

水田已经犁好,农夫将犁田机开到田埂上,熄了火。有几位农夫提着秧苗走过来,经过我身边时,有一个问:“大清早的,蹲在这里干吗?”

我举了一下手里的相机,又指了指田里的白鹭。

“她在拍鸟。”另一位农夫说。

起身给农夫让路,待他们走过后,再看水田,鹭鸶已经飞走了。其实它们也没飞多远,只是飞到一片隆起的田埂上去。

鹭鸶的背后站着农夫,农夫的背后站着他们的村庄和房屋。阳光强烈起来,空气里荡漾着泥土和植物的香气。天地宁静,万物沉浸在初夏金绿色的光芒里。